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後集

二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二



臣道門

臣道

改命當自信於心

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
 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遠
 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
 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吾既
 信吾志矣君獨不信吾志哉竟到豈惟君信之天亦
 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倒難語好君信生於天信天
 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不可許也入正意是非誠有
 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莘
 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興漢則罷兵歷下之役
 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楚則致由犇
 櫟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却鄭用事切

聖人作易致戒臣子用事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柔体也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動之極見有可
 以益天下則决然自我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也
 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
 得已而用之則无咎非危則有咎矣意出若穰之
 斷莊賈用之乎世則專紀信之乘王十用之治世則

借是也。用事的曰有愛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是若正莽之居攝而無周公之志，是也。曰中行者，惟過於為益而不為過，甚則可。不然則亂常以濟奸矣。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率兵內讎，是也。曰吉公者，吾力可為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於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朝聘無不用圭，動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動，雖益而不許，離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用事飽滿，聖人之五戒，可不懼乎？如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其意若曰：推凶事則固有是幸，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為乎？又轉一轉說得十分，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為？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為？故陳寶之益，漢訓注之益，唐茲益也不如其已。

為臣不可有驕吝於伐之心

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緼者矜也。緼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敢居成功者伐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意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不居，可以為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蓋有得於坤六三之義矣。

美在中而發於外

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僭也。六五之君子，具是二者之美，緼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

身又無驕車好色好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字面稱必無專權之所矣以為美之至也

正君必先正其身

楚莊王好獵而樊有不食禽獸之肉大宗喜武功而魏證不視七德之舞州事也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踈邑之猶掘縮之清能減汾陽之樂此其效也

不諫之諫乃真諫

有犯無隱在位之大臣也有犯有隱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隱也難得是寓直刺於旁諷之中藏面折於忠愛之表語好隱之犯有甚於犯之犯也發得意十分出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私於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隱也

為臣當任國事

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祿豈曰素餐云乎哉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君民於和衍之樂而已文勢如不以用捨二其心

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為已說忠州之貶終其身而不還贄不以為已凶不然則如魏元忠之拜相而變其公清裴度之晚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方者也

詳見後和同容說從順阿附等門通用

忠臣常懷愛君之念

嘗石子有不世之才者常自屈於不知己之君而

自伸於知己之君故其不知也雖不我用亦未嘗有
所恨至於不見用於知己者則不能無所怨何則望
於知己者厚而望於不知己者薄也蓋人惟識玉也
然後不以玉爲石人惟知音也然後不以雅爲鄭引
喻佳夫君既不我知則其不我用也亦不足怪也吾
猶可卷其才以待夫知我者也幸而有賢君矣亦知
我之才矣又孰視而不見用吾復誰望哉好已矣吾
之才以無所施矣所以不能不怨也夫爲臣而怨其
君可乎難得意出怨之者慕之也慕之者禮之也議
論好夫小弁不怨不足以爲愛其親然則怨之爲言
蓋亦望之之極也愛之之深也而有所不堪忍者款
昔屈原之逐於楚也非不能西入秦而東入齊也然
徘徊湘川之上俯視瀟湘迴瞻故國勤懷王之不與
族群小之爲害而痛楚國之將危不勝其憤悶之心
而一切有吐之於離騷卒不能已指魚腹以爲指者
蓋誠不忍疎其君不忍忘其國而傷已之不得及其
忠也語意沉着未嘗若介之推一弃於晉則遂往於
緬山商鞅之一黜於魏則遂仕於秦以反弊其國哉
用事切當

孟子事君有得於易之義

故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遽以爲心可以合於王
而語之王道方其不忍於一牛之時乃其仁心所發
見也引而進之則袖然生矣此納約自牖坎六四之
道也宣王自言其好貨好色於疾孟子不直折其所

好方就其所好而為之說使之與民同者夫拍各
民同之則已之所好者薄所以潛移其病根也此遇
主于巷啜六二之義也

事明主易事暴主暗主難

為繩證易而為狄仁傑難為仁傑易而為陸贄則難
蓋證事明主仁傑事暴主而贄事暗主也

氣節



忠義
清廉

節不可屈

忠州之貶不足以抑陸贄忠義之氣長沙之擯不足以

抑賈誼敢言之勇好

兵環畫邑三千里而王勣不歸韓翃雪牧羝聞陶海

上十九年而蘇武不忍於忘漢真社稷臣有如此者

至如李陵衛霍一汗青史萬古凄凉大節一屬功

不吝贖矣 誰正有能

東吳之髮可斷而君之心不可奪

而托孤之節所當守

斜谷可夷而孔明之義氣如生 語句飄逸 睢陽可陷

而張許之英魂不死 爽發 何者山川英氣寧與草木

而俱腐死者有知將不瞑目於地下矣 何者

名節而傲厲後人

湘江一孤洗濯英雄釣臺千古輝映前後首陽之死

雖痛足以愧殺貪祿之夫海島之入雖悲足以洗盡

趨炎之輩好

文章不如名節

每觀西漢列傳其載之儒林者踵相接也而於龔鮑

五君子必為之叙傳焉 考案熟 既言夷齊又言四皓

而後及於清節之士乃知文章經術特士之常而名

節道義乃士之貴是嗟夫士以文名萬世而下不過

曰此又人才子而已至於清標勁節照輝奕今千古
在後使人知景仰清風如見其人豈可與文章之士
例言哉

孔明公瑾忠節

孔明盡心於蜀垂成而死公瑾盡心於吳未幾而死
皆豪傑之士為漢死也抱天下之義氣直欲誅漢賊
而已。是一大議論。豈不謂豪傑之士不然則五月渡
瀘有何時勢中塗告病有何壯心而其氣節凜凜直
與秋霜烈日爭嚴耶

忠臣不遇

聞關行陣而汗馬之勞不錄肝膽邊庭而埋沙之骨
無依義氣空薄於秋霜而忠魂徒泣於陰雨痛哉

本朝蘇馬忠節

吾觀蘇文忠公平生鯁介用之則金馬王堂舍之則
朱崖偃耳而英風直氣終身不衰司馬溫公進而秉
軸退而居獨樂園而誠之一念終始不易遺芳餘慶
至今襲人。語秀。慨想遐思儼然如在君子人孰何多
得也

本朝宗臣忠節

二叔叛周七國反漢而我 宋建炎之難永豐有誨
道直閣齊安有令 咸長沙有聿之三公皆以屬藉死
節三貫三光名塞兩儀霜松雪竹生我靈囿語好世
謂今人不如古其然乎哉其然乎哉

胡忠簡公忠節

嘗讀潘希先生諫章其卒章云臣不忍見虜寇入門
等語其痛刺骨愚讀至此不覺涕泗之沱若也蓋當
是時和戰交雜之時也國是數定而屢搖國勢將怯
而復壯仲尼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其先生之謂歟

鄭威愍公忠節

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自紹興崇觀
之大臣指諸老為奸邪挫摠銷泯不盡不置也而
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威愍鄭公驥者守同州虜破
城而公死之此豈非紹聖崇觀之大臣之所銷泯不
盡者耶

忠義足以服夷狄

紹興和我澹庵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
驚金虜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
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吾
宋之安強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讀此可
想其英風凜凜

人稱其節

冰心雪操而天下廉其節玉折竹裂而天下介其直
司壯

清忠之志

志在一世之外者舉世不能濁其潔志在萬物之表
者一物不能傷其生

廉節

先生之美善不一而足然廉之一字為最著半峯孤

山之雪萬壑寒露之冰未足以喻

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為鞭靴之弊必至於金玉

詳見和同客說從順阿附門通用

名節能重人國

故以兩漢之盛治至於單于來朝而王莽以一孺子而收其國以東漢之衰微至於獻帝不能自存而曹操終身不敢去臣位何也下語有斟酌名節之立不立而已

兩漢節義

世率謂節義之風者自光武之禮嚴光始愚獨謂自西漢之二疎兩龔始蓋東漢之士所以激節義之風雖始於嚴光之召不知二疎兩龔之高節遠引實有以為之先耳試論高人一頭地節之一卦所以明夫節義之謂也聖人懼夫不知節義之為重而於三則戒其不節四則取其安節五則述其甘節至於上六處卦之極尤以苦節終之凡此皆明節義之當守者而聖人猶於初與二之兩爻或有不出口庭之喜或有不出口庭之戒豈非士君子之守節尤在於首明出處之大致乎此東漢之節義所以虽倡於嚴光而實始於二疎兩龔也 蘇子講精編不能道此

節當守中正

在易之節君子以議德行議之者所以審處之而不流於一偏者也六三不及於中為失節上六過於中

則為苦節惟九五居位之中則為甘節十折分曉士
君子之欲有立於世必如易之甘節而後可西漢之
末為士者多諂諛以失節者也東漢之末為士者多
介潔以苦節者也六三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張禹
孔光之謂也上六曰苦節正凶其道窮也李杜范滂
之謂也以兩漢為士之失蓋得極切當

又

聖人之道不在放蕩高遠處不在枯槁憔悴處下字
好大中至正合人情而已夫節固人之所同也然不
貴苦節而貴甘節九五居中得正聖人之節也其辭
曰甘節吉往有尚若文王拘羑里而演易孔子厄陳
蔡而絃歌是也若上六處卦之極乃節之太過也其
辭曰苦節正凶悔亡若陳仲子乃苦節也苦節之過
雖正亦凶使其知悔則无凶矣如凡刻意尚難者儼
偏博如屈原申屠狄者皆非也

又見後氣門通用

○和同門

和同

以異為同

惟天下之不一足以為天下之至一推天下之不同
 足以為天下之至同便好蓋不一與不同者迹也一
 而且同者心也以同為同者兒是而心非以異而同
 者葉殊而根類是故蕭規曹清之不同而同於成功
 好丙寬魏嚴之不同而同於輔政得何者其迹則鹹
 酸而其心則印契也蓋不必於同然後其同也公若
 有意於同則其同為小人矣愈出愈新

心實終同乃可濟事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夫周召之迹雖若不
 同而其心同於安民故能滅三監平淮夷共致假樂
 之治蕭何曹參元有隙雖若矛盾相攻而規隨同心
 卒定嗣君安海內而成畫一之功用事切當至於張
 耳陳餘初為刎頸交疑若同矣及耳為王離所圍求
 救於餘而餘擁兵坐視不救故餘卒襲耳二亦殺餘
 以此觀之則非同人于野其於濟川豈為利哉

同心之效

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妙論故二人一心則石
 可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也故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五鼎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
 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之北山之蘭十黃帝不

能分之。甚雅健。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尤見筆力。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事實同力而濟

一利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推大車。譬佳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為之。推見民益。搗而不蘇。君益時而不明。守面映帶得好。故平交驩於勃而漢始安。嶠自結於導而普復振。證切所謂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患其有不濟乎。妙非推君子之濟事。小人之欲濟其姦者亦然。得休故吳淠非焚則反。不決燕白非上官則謀不發。足見所李飽滿。

一蕭何而助者二人。一鄧禹而助者二十七人。一元齡而助者十有七人。馬曳輪也。羽既死飛又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有感慨。

舉朝皆武后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一柬之合與仁傑而六。議論高妙。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證切。

迹異道同

故陳平無周勃則不濟。元齡無如晦則不決。好迹異道同。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跡間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出處同道。則禹顯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捲同一意。

蘭菊異稟。各有清芬。松竹異根。均有堅操。喻新出犧之恬淡。文武之勤勞。不害其為同好。至於箕子之囚。

比干之諫微子之去所適不同而同於為仁是伯夷之清下惠之和伊尹之任所尚不同而同於為聖是故夏忠商質不同而同於致治夷清惠和之不同而同於勵俗也

不可強同

禹頌同道而異越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魚是去異違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觀異辭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為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是

同在乎公

人與人群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而獨與人為異何也意到如徒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之外皆繁而封之諸好於同之外矣此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各當其矣

非道不能使人強同

如項羽之衆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卒不能者非其道以使之也

不可苟同

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謀人國事者雖貴於同亦貴於同而異也我朝仁朝時元獻宴公為相文正范公參政事正獻程公使樞密忠獻韓公文忠富公副之此數公者皆平日同德比義以相師友者也曾元昊叛范公欲調發富公不欲調發社公是富公議晏公是范公議相與卜詰如不

相容既而退朝語笑無間略無一毫少失和氣也如是故能致慶曆之治非有得於此乎

苟同之失

墨子之尚同也而等差至於無父鄉原之同乎流俗非不同也而為德之賊用事的故同而不和聖人以是為小人之成而齊侯之所謂同者晏子之所必辨也。有季力昔者聖人以天與火為同人之卦而於象則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哉乾金離火金火相尅也乾剛離柔剛柔異理也乾南離北南北異位也天下降火炎上上下下異性也反覆下難又深於易者惟二君中位其中則同而外則異故合異為同所以為同人之義也

論比與同人之異

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與比若近也。實異焉。蓋比以無所不比為比。同以有所不同為同。論高人一頭地。

同貴乎公

有心於求同者其同也必狹有所不同為同者其同也必公出門同人所遇無非同也同人于宗所同止於其室也故同人于宗不如出門之無咎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二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三



柔順門

柔順



容悅 苟從
比暱 苟隨

有臣道有臣節

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為
奔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為張禹胡廣矣

事君不可過於諂

巽德之順也善則為謙為恭為遜過則諂矣是鞠躬
不已將及俯僂俯僂不已將及牀下語好九二大臣
之位也抑其陽剛之德以自處於陰柔而又取於卑

下此過於卑巽之甚不曰巽在牀下乎大臣者君之

股肱國之棟梁民之表極也如平彼倭懶忽跳出一

浪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 語甚其孔光張禹胡廣

趙戒之徒乎健然則巽之九二又無所可用乎其惟

用之以祭祀則吉而無咎矣百拜而不為諂駭奔而

不為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人猶戒之曰

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乎接得緊然則過

於卑巽者用之為史巫則吉用之為大臣則凶用之

於事神則无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 有闕對

經云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

之吉得中也

以剛者用柔道則吉

巽之為卦為曲為廢為苟不為詭隨為導諛其於人也為妻婦非全德之卦也蓋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
不為躁可退則退而不為怯初六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卜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左右反
覆而賣人之國者幾希句好其封倫裴矩之徒乎也然則巽之初六無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貞乎蓋
巽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議論是卑
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故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應上節好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用事切當
經云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能順則上下亦順之

六四以柔處柔以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
陽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陰之臣發出本旨
極佳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
獲三順猶鬼田而獲君君有實安乾且之三品也九五
君有之象也九五二五三賓安乾且之象也善發明是
爻也丙吉有焉過得自在以厲精之宣帝為之君而
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為之同列而善言之寬
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豈惟悔亡而已乎細玩此
說真可謂發義文周孔之秘藏者

經云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過於順者終不利

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為
巽在牀下何也難得極是蓋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
也在上而過於順何巽在下之卑而順議論切當然
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
也大有發明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姦邪之順也何以
知上九姦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其崇高
愛其所有之富貴推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
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小則
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况不正乎有力
斯息豪估之代其相則順趨高廢立之邪謀懼失
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逆樂將以
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有味故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祿
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好

見君子小人明

以不說為說

當允說之世天下大悅於下君臣相說於上此眾人
所說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好故成帝宴安之餘非朱
雲莫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游
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允以說為說和允不以
說為說

不可苟說於小人

禮不妄說人。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最易說者，尤小人也。有分別，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充說之。世天下視其所悅而赴焉者也。文勢好，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或人之其佞偽妄說者，絕之。是句法，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偽者遠矣。意到，故周伯仁受刀，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汭譙之，皆據於允之九二者也。用事好然，聖人猶戒之曰：信志也。

經云：九二孚允，吉。悔亡。象曰：孚允之吉，信志也。

說小人者終不免於禍

王介甫之於呂惠卿，初喜其順己，卒逢其賣己。

又見君子小人門

睽於邪則正士自踈

隨於睽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間而自踈。勢不兼也。識事也。故遠子馮初，雙八人而申叔時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幕僚相率以求去。用事好而况不為遠郭者乎？鞅得有力。

取容者終不利 又見後

如實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安世，二欲以免人，乃不免於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不苟從則安。

鄭駟良之爭子產，兩無所從。齊栾陳之難，晏嬰女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又見朋黨門

不可苟從

臣固從君如女從夫女之從天聘則斷奔則速斷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斷邪而不正哉 僮語好

從違不必拘

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管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端而足哉光武與而馮衍不至奔而不為愚高祖與而堯君素不能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各之哉

大賢從君則眾士歸

舜之從堯四岳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願之從宋魯成公歸之宋也 造句迥別

不可苟隨

如負禹之從主鳳五鹿之從石顯志在隨人矣

從貴知審

四皓從子房兩生拒叔孫近臣之賢與不賢每視之以為進退矣不然有從無審如固從憲融從龔從卓劉柳從叔文為正可乎 及下有力

隨有二義

故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保功之薦利有在於迂國則違背怨之咨不隨之隨也 二語俱功惟貞之隨惟大耳无咎之歸允少女震長男二行則女隨也 善發明

○隨卦震下兌上

經云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必知所審

以六三視二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
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
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
孰能禦之利居貞二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
從許行六三以之夷子舍墨氏而是孟子六三以之
經云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取容者必不利

蓋忽欣驟忿又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
孚其朋議論合人情如鄭朋之兩從季布之屢叛人
誰納我且其無所容身也

又見臣道門通用

用人門

用人



人才

才隨用而著

擢之為坡鳳閣必能聘調瘳之才置之蓬山德海必
能展判龍之手置之郡邑必能坐笑養堂而鳴琴花
縣任之按察必能氣搖山岳而威儻鷹鷂句斤薪采
上為者置之鳳池鵝樹則必唐虞乎斯出次為者置
之廣廈細旃則必堯舜乎吾君又次為者置之塗坡
王者則必顯噩乎斯文 字字華豔

才貴能取而用

人才之在天下猶木之藏於山珠之藏於淵矣大者

在木者為楠工師之採於山者未見其有窮明月

之珠夜光之寶漁人之得於淵者未見其有匱人才
之生斯時顧人君所取之如何耳 譬喻好

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志遠不以群間孤剛
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
壅於閭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朋
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危賢 說得是

才貴能用

使善用者起而求之濯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儒
者奮而聚者散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是後世
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只得其用以為
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

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意更如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耳

人君當愛惜人才

稽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愚嘗問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一生之而君成之亦且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甚委自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裁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者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彼之能而此濟之以長嘗陰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意盡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保養而愛惜之有味之語

本朝培養人才之盛

近世培漸人才忠孝成俗至

本朝盛矣唐季五代

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

士充滿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

一夕哉自紹興崇觀之大臣相諸老為奸邪挫擻

銷泯不盡不止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戚慙

鄭公者公王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虜攻城

公死之名大字清翁此故前日奸邪之遺種而紹

崇觀之大臣之所銷泯不盡者邪嘻慶曆元祐

之奸邪顧可少哉至於鉅浪不汰可以觀祖宗之澤矣

國朝人才成壞

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

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奸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晦而愈光姦臣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人物之盛實有慶曆元祐之風箴中更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許旦羅織以痛打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鑄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鑄好

士風係國之盛衰

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語意高妙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郵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發越佳處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開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謔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字面稱而語有斟酌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

吾國治亂係人才

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乱用事好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

居而越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行而燕懼季良在而秦不可伐官之奇存而虞不可欺楚以增去而士蜀以亮死而壤飯節珍奇真可贈炙人口人才之去就大畧可徵矣覽遺編而長吁憤矣雄之罕有有感慨相國以韓信留不留而卜漢室之伯王晉人以謝安起不起而占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不進而安天下之安危好黃石之一編可以覺秦命於二世桐江之一線可以重漢祚於千鈞意思好甚

西敏子陸

得人乃可強國

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有人也好故符堅欲置晉師而王猛以為不可用事好謂謝安相

冲乃江左之望然則存晉者二人而已矣好

聲名動人

李揆第一名在四夷晉公安否見聞夷狄堂二山立風采振揚真可以伐交焉者之謀而國勢九鼎

國勢以多才而扶

非天下不可為之事無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材孰為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陽剛君有斯才矣九三之大臣又斯才也九四近臣又有斯才九三群臣又斯才也斯廈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柏杞梓之柱森然以支吾之棟雖撓也厦其可顛乎好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進一步好大抵人才之在吾國忠良者吾腹心也壯勇者吾爪

來也才幹者吾股肱賢德者吾棟梁英豪者吾舟楫
沉毅者吾柱石句艷國脉痞矣汝砭劑之民命危矣
汝醫治之君德蠹矣汝藥石之真雄麗雅健之作

任重之才

惟大車為能輕天下之至重迹天下之至選乘天下
之至險下字異眾大才亦然得辨

若作進退兩惟旗鼓若斷首尾兩惟常蛇若戮鯨鯢
爾惟干將若極沉溺爾惟舟楫李說命句法

使斯人而在春秋必无吳越晉楚爭為之患使斯人
而在戰國必无齊魏三晉縱橫之憂使斯人而在吳
晉宋齊梁陳之間必無南北之割據發此意極好

用必加寵

是必分鄧禹之麾施盛賞實憲之慕府假陸遜之錢拜
韓信之壇而後可

用不必疑

善任人者疑則不信二則不疑既信是人矣而復疑
之語好則事不能以濟而功不能以成既疑是人矣
而復信之則吾雖信之愈深而彼之自疑也終不釋
信其所以疑而疑其所以信皆非善任人者也議論
合人情

有才不能用

唐之文宗耻為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為不及赧獻
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大臣則涯鍊也遠臣則夢與
德裕也用不必才二不必用而欲平閹尹之禍難矣

屈原曰捨騏驎而不乘兮，遑二而車索此愚生之所
以歎也。好夫歡欣以致其來，從躡以起其懦，愛惜長
養以防其惰，猶懼天下之人不至也。占地位說起今
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
得狂厲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深識
利病而謂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
下詔，好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
信而來哉。是

不必遠慕

漢文帝近遺魏尚而遠思，頗效唐文宗近捨裴度而
遠慕蕭曹何耶。蓋燕薊之人不貴燕薊之羊酪而貴
南海之海物，番夷之人不貴番夷之羶菊而貴中國
之綺縠也。譬喻佳甚

任賢使能

賢者有所必不為，故可任而不疑；能者无所不為，故
可使而難御。善酌量漢高帝之於蕭何，張良託之以
因託之以子託之，以心腹至於韓信，點布使之將兵，
使之殺敵而高帝之心腹未嘗散以託之也。此任賢
使能之效也。用事精切，至於東晉所謂賢者不善任
之，而反使之，故使商浩將兵則无成功，所謂能者不
善使之，而反任之，故任桓温以國秉則幾僭竊。此失
於任賢使能之驗也。亦切

大賢用則眾賢至

大則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隗入燕而群賢至

人才進退必有其節

古之事君者三指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速也古之用人者進人以禮言其不愛廉耻之操也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嚴諸身凜然如執玉而憂其墜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儻然如如藝苗而望其成譬喻好

大才可兼眾職

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用事詳確

喜作商霖澤潤生民怒把周戈威震夷夏朝游秦關而棟樑著佩漢印而縱橫君子一身出處大節固本常人所不識也好

觀其文已知其才

讀對水橫舟之句則知其有濟川之才味山川草木之聯則知其有調元之手意妙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卷之二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四

君子小人明

君子小人



朋黨

小人托黨論以空君子

天下有無形之禍。借非權臣而借於權臣。發越佳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強非夷狄而強於夷狄。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尽逐天下之君子。以去空天下之人才。亦莫如黨論。親族黨也。交遊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幸而治之。以黨則族親也。交遊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尽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

小人設險中之險。以陷君子。然終亦自陷於險。坎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啗險中之險也。然弃人者必自弃。險人者必自險。捨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險而凶者也。故官者盛而黨錮。具黨人死而官者滅。證切。

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菓搖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物食。吁亦危矣。好然陰極則生陽。亂極而思治。白公之亂。楚幾危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輿而民所戴之效也。群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床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

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痛快庶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驗也

君子易退小人易進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畏一小人也知群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進而後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蘭也否之初六一小人進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二譬俱佳拔蘭者其根不盈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進也驩悅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群

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各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君子而憂遷曰友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然

大賢乃人才之主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率衆俊婦泰之初推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群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群賢不可無一君子之力堯率一舜乃得十六舜二率一禹乃得九禹好吉孰大焉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祗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卯以治魯祗以亂魯

君臣相得則諛說不得行

管蔡之謗周公不卞而王自倍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

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難其能止之乎夫以五陽決去一陰此舜與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

小人之誤國誠可懼

漢之去官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官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痛快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家者匪人一用何遠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而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讀之令人毛寒蓋秦

上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是咸陽之煨燼地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好

一佞來百佞集不凶于而困乎若廉來之得位凶于廉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德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得意出故廉來之誅不足平而成湯之不祀誠可乎恭顯之戮未足痛而炎祚之中微真是痛為人主者亦可以自省矣和女

小人之情難察而易惑

漢成知惡石頭而不知王鳳即石頭也此意極好唐憲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如此見王鳳奸深之謀尤甚於石頭皇甫鎛回邪之計愈深於王叔文矣是

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奸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灾人青之用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貞紉泚懷光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奸邪是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采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倍

天
皆昭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郡陵厲公欲抑司馬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以之

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已踈左右矣故必揜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

摠攬勤摠攬則已無權勢矣故必揜之以逸游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揜之以奸諛此仇士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小人其邪情狀皆為破而莫能逃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

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已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光好又適欲高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遁剖下分曉真所謂筆端有舌者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於室麋鹿游於臺矣豈復觀汝家之有人跡乎此段使小人觀此誠可為之悔悟凶莫大焉凶又有大者斯高之亡不足吊而中二世之遽亡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罪之罔終

此一轉命尤好為人主者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否之初六乃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乃小人之魁
曰頸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銳
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群小用事三斯盈三斯窮矣

君子小人相為消長

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充之九四近君
之臣也故於充說之時徬徨焉躊躇焉商榷而謹擇
焉語不迫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則懼容說之小人
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婉君心勤政彼病之以
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
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小人情狀的是如此
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也

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文与說俱
勝六三者君心之膏盲也九四皆膏盲之箴灸也故
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
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證用
而封論沮李絳入而永璽去此一段文勢一起一伏
如長江大河波濤洶湧源源不絕可見筆端有餘鋒

矣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
疾君心不得志則遺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
剝陽邪剝正是

震之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圍說高處至陰之
位百鍊化為繞指一齊咻於眾楚矣以此居震擾之
位百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

雜處漢朝瑜在文並居唐位是已

遠子馮比八人者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
位去之

咸之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啓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
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
長儀淳于髡陳賈之徒歟

周伯仁受刀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韋昌齡誠
軟美而李泌譙之皆不能守以剛正而惑於小人之
妄說也不然子西矐白勝死於白勝好五王輕三思
此於三思其可信乎老故曰言甘誘我也憂之忘者
誘之昌

求從鳳光從奔固從憲色從卓皆不防而信之故從
之斯受殘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為亂以告
西而子西獨不信曹操之篡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
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

小人容說終不自利

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謂二世之書
張湯之敗不在於對齊使之時而兆於摩竭居之足
好斯之語自以為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為托私
之至謀然取容乃所以不容自託乃所自敗也議論勝
蓋忽欣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
孚其朋合人情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
戎宜其無所容身也是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
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應二世之

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而易位不知反以位而易
宗矣為小人者可不鑒茲讀之誠可使奸邪欲在

小人之黨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
允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允之小人如驢與馬共
工而堯吁僉言薦鮪而堯喟皆引允而未光者與

君子退則小人以類進

蕭傳殖而恭顯為真馬王章誅而欽歎賀王氏九
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
利之六二其言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
其當莽卓憲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君子之黨

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陳薦東之以誅二張非同
於為黨乃同心於為國也

君子不為黨

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
獨在其外非真有松柏特立之操者能如是乎

君子不終困於小人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鶩之爭食
鴟鵂之赫氣爾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使左右能止即
墨之封關張能間孔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證矣
齊蜀霸者也而况不為霸者乎轉語好然則君子病
不困矣困何病哉尤見筆力

小人不可親暱

物以相親有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窮婁同相困不
法與師是同轍罔不踣仲尼蘭麝荀卿蓬麻皆戒於
親非其人也用事佳

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難得好近之則難遠也
是近則寵二則尊二則借二則難遠議論來來

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号尚父賈盈罪大而
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用得切然陰切

以殺之不明正其典刑亦可羞矣好
堯且憂難堯畏孔壬况不為堯者乎 文有叫應

聖人作易深防小又

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而魏恭顯難居宣之朝則是
無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

戒其致寇九四欲其懈悔六五欲其退小入上六欲

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王議論有根據

極好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如君人者亦可

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踈君子哉

意委曲

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媽是也

隼者小人之鷲憲翼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

也字字膾炙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固

不為不詳矣
難生於小人推君子能解之
天下無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
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原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

過於洪水極好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列於四裔
發出此意十分好

小人不能動君子則国安

一。冠。陽。者。陰。耀。正。者。邪。寇。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
誰。我。而。能。我。動。則。彼。必。棄。其。動。議。論。出。人。頭。一。鼎。不。
可。動。則。萬。夫。廢。好。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
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矣。

小人之似君子者

谷。求。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惟。惺。劉。禰。楚。者。李。逢。吉。
之。黨。也。而。額。印。龍。輝。用。事。好。陽。為。凱。拂。之。道。陰。成。附。
麗。之。謀。

絕小人之操

與。陽。相。勝。亦。相。伺。也。盜。增。主。人。亦。伺。主。人。故。王。允。既。
誅。董。卓。而。不。宥。縮。泥。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岳。思。明。皆。
不。開。小。人。聽。順。之。門。之。禍。也。

君子難進小人易盛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
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
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
子。之。難。進。小。人。之。易。盛。矣。

去小人當用果決

謝。安。之。於。相。溫。初。則。伐。其。壁。入。之。謀。徐。而。襄。其。九。錫。
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中。之。六。二。也。雖。然。六。
二。之。遭。如。班。如。者。其。病。於。陰。柔。而。無。剛。明。之。才。耳。舜。

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遭班
之有哉好

小人知敬君子亦國之幸

相溫相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未殺王謝晉室安而
相氏亦安此語可為借寢者之戒此其效也不當位
陰居上然也然而未大矣者小人敬君子抑亦潛之
教也款不然變其必決溫其必裂語如如秦末之法
吏漢季之閭寺眾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
人亦然

公薦舉門

薦舉

大臣當舉才以濟治

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厦非一木之
材太平非一士之畧也

公須當以求士為心

同慕容之避兩者未知容之賢也而郭泰獨知之非
泰之觀異於衆人之觀也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
發出此意恐好遇異缺之耕鑿者未有知缺之敬者
也而曰季獨知之非季之見異於衆人之見也季求
士之心異於衆人也探本之論

薦賢必有以容之

師德焉仁傑蕭嵩薦韓休庶乎險之六四矣師德
仁傑者也嵩非容休者也二句如斷案師德賢而嵩
雖有紬繹

君子不當引小人

蒙而無見在凡民為可恕在君子為可貴是驩堯之
薦先王四岳之薦鯀一也而人不咎驩堯凡下別得分
曉越人之弯弓兄之弯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好

薦舉徇情之弊

短牘朝馳長箋暮進其舉曰覓親故交求彼此相薦
其舉曰互網總托契結以恩惠其舉曰私白登大都
與交效為市其舉曰鬻冢中情弊膏肓

大臣不能薦賢

若不蹈臧文仲劾位之罪終必貽孟軻蔽賢之誦矣
反誦有力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一時稱焉然不聞有所薦引
也一董仲舒卒擠排之何賢人之不用也難得倒若
所招其惟諂諛軟靡之士則弘之安能與之
婢室無以異也好

薦用當從公法

趙文子取人於管庫而七十之管庫不負於所卒崔
貽孫取人於親故而八百之親故不失於所除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四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支贈卷之五

借竊門

借竊



貪位

聖人深誅借叛之罪

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二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二微而莽亦敗真可為万世君臣之鑒為臣者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有規戒曰龍戰者以坤馬之借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別得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為龍其借乾

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無陽之心暴其有借龍之罪正大之語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也不沒其借也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

已攘人則人必攘之

已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議論合人情是故得車而盜奪之得勢而盜伐之得貨而盜取之非盜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是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用事切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別得是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詩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遇盜也好所以深懲小人之為盜以教盜也辭嚴而意正。又見後

貪於位者終必敗

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鍊敗已之身者乎健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鍊之覆彼何辜焉下折得好此聖人釋之二意也蓋責其貪位而不量已量分而不勝任爾

係辭云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無其資者不可過其望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僥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慕高位無其資者不可過其望上九處中孚之外非中孚之徒無中孚之實為中孚之聲此妄而盜其詐而盜誠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夫衆上欲以動夫君而躡取高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二之亦不可久雖正亦凶况不正乎好如樊籠之雞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冷語好夫一卒千里者鴻鶴也翔于千仞者鳳皇也怒而飛九万里者大鵬也何也彼誠有其才德也豈謂一雞而能登天乎是置之王所唐之訓注是也上九巽之極高者故曰登天巽為雞故曰翰音允下既柔上為中孚

知去位則可保其身

吾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無才稱其位者乎

按孫夷吾子皮遜于產去無才得有才宜惟無災信
乎國之福身之福也故人不賢夷吾子產而賢鮑叔
子皮此一轉語極好若遠子馬不為令尹蔡謨不拜
司徒可以無咎矣抑可以為次矣

權勢歸則禍敗隨之

○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朋无咎明乎晷也
近君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善發明權
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或論好惟明足以卜禍福之機
則能不自其盛庶乎无咎矣不然為主父愷為董賢
為洪基石顯為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
薦士張安世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
近臣居位之初以湯處陰故明哲而匪其彭彭者盛
之至哲者明之極

已攘人則人必攘之

○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負且乘各家曰負且乘亦可醜
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
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乘
馬以行於大塗乎此切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
而醜之雖貞猶吝况不自乎健其致寇也必矣能高
僭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權
漢以致董卓董卓至而二聖與漢俱滅用器切盜斯
奪之六三誦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盜乎可不大懼也哉
才小者不可以專大事

不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夫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華伊霍之廢立息始之攝是也不然有才無德且執專權自厚之心天下國家之於事何以克濟則子之即堯舜是乎即湯武相溫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

專權則無君之罪不容揜

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隋費之言趙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為叛用事的人才不稱位者終必敗

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於才者也巳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大有亨力管仲之三歸反玷絳侯之有驕主色初九之濡尾也相溫至洛陽而復敗劉裕得閔中而復夫初六之濡尾也證切

奸謀始難測而終不利

巨溫忌王謝之忠壁人以置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異者也

位極不知退則凶

若至於宣帝之時負芒刺官崇之毛髮洒淅然後去則无及矣况不去乎好

奸邪亦知畏正人

周勃有驕王色而折於爰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

寢於政黷之死文陶侃有坐觀危亂之意而忌於溫
嶠義旗之見指壯

又

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溫
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
天命知其不可豈直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
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吉尔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
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剛強之小人陰治其一而使
之不與深愧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
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小人敬君子亦僭之救

巨温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

巨氏亦安如此其效也嗟夫僭而未大失者知敬於
君子以為僭之救也

去奸不可過於激

謝安之於巨温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
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

去奸不可與無德者謀

魯昭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卻陵厲公欲抑司馬
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去承惟而倚訓注何可久之

驗也

去奸之易

霍禹之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
除之不難也

奸臣固位

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僭乎大權如巨溫之僭晉故貪夫位而不忍釋

小人之禍難以遽絕

五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災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灾人青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獨不竟其奸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河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

小人不利於位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凶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齒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齒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蓋奸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盱也退則遲而固恋其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潘岳知負阿毋而不能離賈謐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為累所謂遲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遲也長禍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二不當望而已吁小人亦何利於位哉

不知退則禍必及其身

包羞忍耻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
身之將危也思上士祭之大海華亭之鶴而後已
小人之於爵祿未得則羨不得則慍既得則懷道盡
小人情狀凜則固二則思二則奸二則亡孰亡乎曰
亡身雖然亡身小矣未足悼也夫於亡身足悼也者
無阻愛君意

近習

近習窺測君意必至竊權

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待何言語之不聞何
法好君喜知君怒知怒未命而唯二未語而諾二
此其所以能測人主之幾微之指而遂至於竊其廢
置子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
能竊之矣是甚者至於政事之罷行出於此輩之議
論人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
得以去取群臣之執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
惟私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皆得得而公

竊之矣周之樂子內史秦之景監趙之高彥之洪恭百
顯德之鄭注王叔文仇士良田令孜皆是物也

近習不可與臣下同

哲宗時范祖禹為諫官其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為
衍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到上則吾輩
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其諫之臣兩不相通所
以致 元祐之治在 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宦官
梁師成款君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觀覽適見其後
戶與師成後戶相通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執政
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 用本朝事精切若
使內廷之近習與夫外朝之群臣合而為一則人主
之無私人主之壘突下皆得而知之矣群臣之奸邪

天下之情偽上皆不得聞矣。盧庚曰：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近習易近而難遠

易牙開方之信任，蚩以管仲臨死握手之言而不能奪，恭顯之見寵，雖蕭少傅為萬乘師之言而不能移。蓋柔佞之態，得以間忠良之情，固寵之謀，有以結人主之心，盜天柄以市已之恩，假天威以杜人之口。故其欲進一人也，非一日之善言也；游談之助，足以宿留宸聰，欲退一人也，非一夕之毀也。浸潤之蓄，足以潛蓄天怒，阿即墨之事，亦可以監矣。善阿毀即墨者，一卒而盡其之不旋踵，而齊國大治，最爾之國尚能為之，而况不為齊威者乎？繼得有力人主，不是之察，往往以為酒掃之取，玩弄之臣，安能以蒙蔽日月塗糊天地哉！

近習巧於弥縫

仇士良傳心術之秘，以教其徒曰：母令天子聞見母，令天子近儒臣，毋令天子讀詩書，其術不亦巧乎！

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

夫閹寺為患，從古有之，惟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彼之妄肆詭言，機穿善類，多援陰小，斧戕國家於已，亦何所利哉！轉入此意，極好南衙之臣，可傾而比司之勢，終助甘露之禍，可免而鳳翔之變，難逃漢鼎一移。曹節安在，唐祚不競，季述亦亡。此語誠可消奸萌於未發，不惟謀國之不忠，抑亦謀身之不智，所謂信之

愈深則為害愈烈者蓋以此也

近習决不可信

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唐永業二人号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万以傲必亡之禍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威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秦始皇漢宣帝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

近習之禍每熾於正人之不存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相公薨於乱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以此見近習之禍人國尤橫於藩鎮擾於盜賊而強於夷狄矣

君子去近習不可太激

東漢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數人隳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誅球而宦官用事過于王甫之末誅其後竇武同進又欲去之恐以遇害故漢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矣深識事勢唐室宦寺擅權崔裔銳意剪除貂蟻掃地盡矣然特突有憤初不計唐之存亡而無鬚鬚死扇馬不乘疾之已甚仁人太息好嗚呼若崔裔者亦千古宦官之瞑眩者歟句新

去近習不可用非人

漢之去宦官以表組而漢亡亦以組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真可為後車覆轍之戒漢

成帝知惡分好顯而不知王鳳即石顯也意好唐肅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湜即叔文也此等意思十分好

君臣不可瞞於宦官

臧堅以齊侯遺闞人言已為耻後世之士乃以闞人為已而不為耻意正漢文納受蘇武之諫以宦者駱乘為耻後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不為耻妙甚

人臣瞞於宦官終必成置

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瞞必有甚踈議論佳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定一文韋楊國忠韋堅王誦而南北司合而為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其真判也則南司因北司以成屬勢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語好

近習擅威福

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青鸞下民無如狗繒紳衛鞅之相景監曹引之望之之死恭顯實相之李林甫之為宰相非力士之推轂乎楊收之罷相非復光之下石乎語句通健凡人才之一進一退無非出於此輩之抑揚也

漢宣帝之獄唐甘露之禍皆此輩為之也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漸乎真左右之幸豈世可行於齊而不可行於今哉

漢宦官預政唐宦官掌兵

東漢宦官之禍始於鄭眾李唐宦官之禍始於高力士
考究孰而唐之禍尤甚於漢二之禍及於士夫唐
之禍及於天子何者在漢則使之預政在唐則使之
掌兵其禍福之輕重固若此也足見史文精通

後漢用宦者之弊

自鄭眾專誅禁中遂享著土之封乃登宮鄉之位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闔牖房闈之任也
及其出寵之源恃恩之固則中外服從上下屏息舉
動回山海呼吸交霜露同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芟
夷五宗漢之紀綱大壞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纒金
府第館宅基列都鄙南金和寶永綃霧縠之積盈何
珍藏嬙嬪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
文上木被錦綉刻剝黎氓競恣奢慾交害明賢專植
黨類敗國蠹政濁亂區夏魏武因之遂窺龜鼎句句
精采華艷

唐宦官之禍及天子

歷觀前代鮮不以閹宦用權而傾社稷者獨於唐尤
甚焉代宗遭輔國之侮憲宗被陳慶之弒逆昭宗
為季述之囚辱今古所未之聞亦可羞矣痛快

唐宦官掌兵

唐末拒藩鎮之強大於是有神策府之置使宦者士
之以為天子之親兵自神策軍一歸於宦官而天子
拱手矣考究精熟

唐之禍實原於太宗

唐制省方有六而內侍居其一彼曰臺寺曰監衛皆居內侍省之下學識精通夫皆謂之省品均於官權均於衆則宰相不可得而統外廷不可得而制必有竊弄威福之患以太宗明敏有餘智畧有餘一時駕御固未見其害意到太宗之後不常有太宗妙甚而此輩善於揣人主之意巧於中人主之次而天下大柄已僭移於冥冥之中矣意好始者僅六七十員未幾而三千員又未幾而四千員始者不任以事未幾而使之監軍又未幾而使之典冊策魚朝恩判國子監則以宦人揆文教矣吐突承瓘為招討使則以宦人立武事矣當時不為宰相之所統屬而宰相廢置反出其門李林甫之為宰相高力士實引之楊收之罷宰相楊復光實譖之或諸王呼之為翁或戚里呼之曰父老肅宗之在東宮時或以兄事之僖宗之幼為王時或以父呼之甚至一擅廢立之權則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語流毒至此尚忍言哉君子反覆唐史安得不移唐數君之罪而首罪於太宗善乎揣本之論

近習當防之於微

李輔國其初一家奴而其晚号尚父賈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典刑亦可羞矣薛意境切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贈卷之五



